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二程子抄釋卷一

詳校官中書臣金應琦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潘曾起

校對官中書臣孫承志

謄錄監生臣李維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一

二程子抄釋　　　　儒家類

提要

臣等謹案二程子抄釋十卷明呂柟編前有自序稱初得二程全書于崔銑以其中解説六經四書之語與門弟子問答行事之言統為一書浩大繁博初學難于觀覽因鈔出心所好者集為八卷凡二十九篇而卷首所列

程子門人姓氏後有嘉靖辛卯栴門人休寧程爵重刊跋乃稱涇野先生鈔釋程氏書凡十卷此本為嘉靖丙申栴門人鄧浩所刊卷數與爵跋相合豈栴作序時其書尚止八卷後或有所增益分晰而序文則未改歟其書不分門類亦不叙先後仍以二程遺書原載門人某某所記分編每條之末皆一二語標其大意昔朱子編遺書嘗病其真贋相襍栴

是書削駁留醇頗為不苟葢栴之學源于河津最為篤實故去取皆有所見惟其文原出李夢陽全集率詰屈不可讀故每條下所釋詞旨往往晦澁非初學所能洞曉云乾隆四十二年八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二程子抄釋原序

二程夫子明斯道於宋室盛時其言行多發孔孟之藴人若有良心未死者讀之未嘗不忘寢食也柟年十七八時嘗夢明道及吕東萊立涇野草堂之上而柟升階質疑聆其語論雖夢中亦豁然以為東萊遠不及也以後動静起居時復思見但愧恨末學實未有所得耳既舉後得全書於安陽崔子鍾氏每諷誦之益不能釋手但解説六經四書之語與門弟子問答行事之言統為

一書則浩大繁博初學觀覽不無難焉暇嘗抄出心所好者集爲八卷凡二十九篇稍釋其下以備遺亡而於詩文亦抄出數篇以爲外卷後廵按潛江初公見之命刻諸解梁書院而以其贖罪金紙作工食費則斯抄釋其是也柟何敢隱其非也柟又何敢以掩哉始學之士儻因是而求二夫子之志以遡孔孟之道則亦其有小補乎其傳是書之門人姓氏名地亦叙列諸後

嘉靖五年三月辛丑後學高陵吕柟序

二程子抄釋卷一

明　呂柟　編

李籲傳第一

伯淳先生嘗語韓持國曰如說妄說幻為不好底性則請別尋一箇好底性來换了此不好底性著道即性也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是聖賢論天德葢謂自家元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無所汚壊即當直而行之

若小有污壞即敬以治之使復如舊所以能使如舊者
蓋為自家本質元是完足之物若合修治而修治之是
義也若不消脩治而不脩治亦是義也故常簡易明白
而易行禪學者總是强生事至如山河大地之說是他
山河大地又干你何事至如孔子道如日星之明猶患
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如顔子則便默識其他
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
物生焉可謂明白矣若能於此言上看得破便信是會

禪也非是未尋得蓋實是無去處說此理本無二故也釋於此見人性之善與天同大故孔子之道欲以不言而見佛氏之幻妄則以山河大地爲見病也

王彥霖以爲人之爲善須是他自肯爲時方有所得亦難強曰此言雖是人須是自爲善然又不可爲如此却都不管他蓋有教焉脩道之謂教豈可不脩釋雖中人之資有祓明師指引而成者矣雖上智之資有祓燕友蠱惑而廢者矣

蘇季明嘗以治經爲傳道居業之實居常講習只是空言無益質之兩先生伯淳先生曰脩辭立其誠不可不

仔細理會言能脩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脩飾言辭爲心只是爲僞也若脩其言辭正爲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内義以方外之實事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才一作方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脩業也終日乾乾大事大事却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爲實下手處脩辭立其誠爲實脩業處

正叔先生曰治經實學也譬諸草木區以别矣道之在經大小遠近高下精粗森列於其中譬諸日月在上有人不見者一人

指之不如衆人指之自見也如中庸一卷書自至理便推之於事如國家有九經及歷代聖人之迹莫非實學也如登九層之臺自下而上者為是人患居常講貫空言無實者葢不自得也爲學治經最好苟不自得則盡治五經亦是空言今有人心得識達所得多矣有雖好讀書却患在空虛者未免此弊釋伯淳謂講習以識體經非空言也正叔謂治經而不自得亦空言也

天地生一世人自足了一世事但恨人不能盡用天下

之才此其不能大治釋無一个臣也
佛學一作氏只是以生死恐動人可怪二千年來無一人
覺此是被他恐動也聖賢以生死為本分事無可懼故
不論死生佛之學為怕死生故只管說不休下俗之人
固多懼易以利動至如禪學者雖自曰異此然要之只
是此箇意見皆利心也顥曰此學不知是本來以公心
求之後有此弊或本只以利心上得之曰本是利心上
得來故學者亦以利心信之莊生云不恒者意亦如此

也如楊墨之害在今世則已無之如道家之說其害終小惟佛學今則人人談之瀰漫滔天其害無涯舊嘗問學佛者傳燈錄幾人云千七百人某曰敢道此千七百人無一人達者果有一人見得聖人朝聞道夕死可矣與曾子易簀之理臨死須尋一尺布帛裹頭而死必不肯削髮胡服而終是誠無一箇達者禪者曰此迹也何不論其心曰心迹一也豈有迹非而心是者也正如兩脚方行指其心曰我本不欲行他兩脚自行豈有此理

蓋上下本末內外都是一理也方是道莊子曰遊方之外者方何嘗有內外如此則是道有隔斷內面是一處外面又別是一處豈有此理學禪者曰草木鳥獸之生亦皆是幻曰子以爲生息於春夏及至秋冬便却變壞便以爲幻故亦以人生爲幻何不付與他物生死成壞自有此理何者爲幻釋此知天立命之意也佛氏不知天安能立命

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釋用法只是有政者喜合己之人

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孟子於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小之事而只曰一作性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徹上徹下不過如此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不繫今與後已與人釋此君子所以自强不息以造至誠也

富貴驕人固不善學問驕人害亦不細釋驕人非真學問也

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釋此非欲其自得之也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釋真知死生榮辱禍福貴賤之有定則心不外馳矣

先生嘗語王介甫曰公之談道正如說十三級塔上相輪對望而談曰相輪者如此如此極是分明如某則戇直不能如此直入塔中上尋相輪辛勤登攀邐迤而上

直至十三級時雖猶未見相輪能如公之言然某却實在塔中去相輪漸近要之須可以至也至相輪中坐時依舊見公對塔談說此相輪如此如此介甫只是說道云我知有箇道如此如此只佗說道時已與道離佗不知道只說道時便不是道也有道者亦言一作自分明只作尋常本分事說了孟子言堯舜性之舜由仁義行豈不是尋常說話至於易只道箇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則知性字由字也不消道自已分明陰陽剛柔仁義只是

此一箇道理釋相輪言厲不聞介甫有慾豈惟見有道者氣象足服其心而舜由仁義易立仁義之說言約理明實可折其私也

嘉禮不野合野合則秕稗也故生不野合則死不墓祭葢燕饗祭祀乃宫室中事後世習俗廢禮有踏青藉草飲食故墓亦有祭如禮望墓爲壇并墓人爲墓祭之尸亦有時爲之非經禮也後世在上者未能制禮則隨俗未免墓祭旣有墓祭則祠堂之類亦且爲之可也釋此亦縁情而起之義也

家祭凡拜皆當以兩拜爲禮今人事生以四拜爲再拜之禮者蓋中間有問安之事故也事死如事生誠意則當如是至如死而問安却是瀆神若祭祀有告謝神等事則自當有四拜六拜之禮釋此須從時制可也

凡人家法須令每有族人遠來則爲一會以合族雖無事亦當每月一爲之古人有花樹韋家宗會法可取也

然族人每有吉凶嫁娶之類更須相與爲禮使骨肉之意常相通骨肉日疏者只爲不相見情不相接爾釋此孝子

順孫尊祖敬宗之志也

顴問每常遇事即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曰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内是涵養意言不莊不敬則鄙詐之心生矣貌不莊不敬則怠慢之心生矣釋此君子之所以戒懼不覩不聞也

漢儒如毛萇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不甚分明

下此即至揚雄規模狹道即性也言性已錯更何所得

釋董仲舒似分明矣然仲舒遇驕王而化毛萇遇獻王而行揚雄當王莽而仕其說性若不錯亦難與毛董倫也

漢策賢良猶是人舉之如公孫弘者猶强起之乃就對至如後世賢良乃自求舉耳若果有曰我心只望廷對欲直言天下事則亦可尚矣若心在富貴則得志便驕縱失志則放曠與悲愁而已

釋此恥惡衣惡食夫子不與議也

有人勞正叔先生曰先生謹於禮四五十年應甚勞苦

先生曰吾日履安地何勞苦佗人日踐危地此乃勞苦也釋君子不安於縱猶小人不安於禮葢皆習與性成也

憂子弟之輕俊者教以經學念書不得令作文字釋經學念書則輕俊者日咸重解作文字便長傲飄蕩矣

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至於書札於儒者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喪志如王虞顏柳輩誠爲好人則有之曾見有善書者知道否平生精力一用於此非惟徒廢時日於道便有妨處足知喪志也釋子弟初有識若知先立乎具大則具後他好難換

矣

伯淳近與呉師禮談介甫之學錯處謂師禮曰爲我盡達諸介甫我亦未敢自以爲是如有說願往復此天下公理無彼我果能明辨不有益於介甫則必有益於我

釋說與師禮之言亦可以化介甫之自是然而不化真下愚也

顥言趙澤嘗云臨政事不合著心惟恕上合著心是否曰彼謂著心勉而行恕則可謂著心求恕則不可蓋恕自有之理舉斯心加諸彼而已不待求而後得然此人

之論有心爲恕終必恕矣釋臨政事亦有不宜用恕處

持國曰道家有三住心心住則氣住氣住則神住此所謂存三守一伯淳先生曰此三者人終食之項未有不離者其要只在收放心釋既收放心則神氣自在非謂住之以延年也

持國常患在下者多欺伯淳先生曰欺有三有爲利而欺則固可罪有畏罪而欺者在所恕事有類欺者在所察釋此三欺之處臨政之方也

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却

不要好苟得外面物好時却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却已先不好了也釋此不顧文繡膏粱之意也必須實見得

人患乎懾怯者蓋氣不充不素養故也釋只在集義

忿懥怒也治怒爲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明釋理苟明己亦可克

呂大臨東見錄第二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元無二語正釋作則爲學者熟則爲聖人

志道懇切固是誠意若迫切不中理則反爲不誠葢實理中自有緩急不容如是之迫觀天地之化乃可知正

釋迫切猶是有爲人意

教人之術若童牛之牿當其未能觸時已先制之善之大者其次則豶豕之牙豕之有牙旣已難制以百方制之終不能使之改惟豶其勢則性自調伏雖有牙亦不能爲害如有不率教之人却須置其檟楚別以道格其心則不須檟楚將自化矣

釋近其正路則邪徑自不肯由開其可羨則可耻自不肯

爲

事君須體納約自牖之意人君有過以理開諭之既不肯聽雖當救止於此終不能回却須求人君開納處進說牖乃開明處如漢祖欲廢太子叔孫通言嫡庶根本彼皆知之既不肯聽矣縱使能言無以易此惟張良知四皓素爲漢祖所敬之人使事太子漢祖知人心歸太子乃無廢立意及左師觸龍事亦相類釋仁之至者智必周

天下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非本惡但或過或不及便

如此如楊墨之類

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只是私已終不足以達道

釋栽培不深厚只是不為己也

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學者其體此意令有諸已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極遠恐於道無補也

明釋人若見得訂頑正如醉而醒後景象

醫書言手足痿痹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

萬物爲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爲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諸己自不與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故博施濟衆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明釋此言可玩堯舜之心是故親而嚚訟不欲登庸疏而頑讒則欲並生也

嘗喻以心知天猶居京師往長安但知出西門便可到長安此猶是言作兩處若要誠實只在京師便是到長

安更不可別求長安只心便是天盡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一作性便是天當處便認取更不可外求釋此之謂易簡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三事一時並了元無次序不可將窮理作知之事若窮得理即性命亦可了釋此知行並進之旨故不行即不知若曰先知而後行等到幾時行也則具知殆後世博洽之類矣

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巳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釋親正人亦是

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釋要

見孔顏所樂只看常人所憂

真知與常知異常見一田夫曾被虎傷有人說虎傷人衆莫驚獨田夫色動異於衆若虎能傷人雖三尺童子莫不知之然未嘗真知真知須如田夫乃是故人知不善而猶爲不善是亦未嘗真知若真知決不爲矣釋格物者

至於物也

嘗言鄭戩作縣定民陳氏爲里正既暮有姓陳人乞分居戩立笞之曰安有朝定里正而夕乞分居既而察之

乞分居者非定里正也今夫赤子未能言其志意嗜欲人所未知其母必不能知之然不至誤認其意者何也誠心愛敬而已若使愛敬其民如其赤子何錯繆之有故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釋鄭誠知求義而不知求仁

欲知得與不得於心氣上驗之思慮有得中心悅豫沛然有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心氣勞耗者實未得也强揣度耳嘗有人言比因學道思慮心虛曰人之血氣固有虛實疾病之來聖賢所不免然未聞自古聖賢因學

而致心疾者釋勞耗之病猶有牽係

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知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為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己合彼終未有之一本下更有未有之三字又安得樂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以

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蓋良知良能元不喪失以昔日習心未除却須存習此心久則可必奪舊習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也釋學者課燕識此當日就到顏子欲罷不能之境

昔見稱介甫之學對曰王安石之學不是王愕然問曰何故對曰臣不敢遠引止以近事明之臣嘗讀詩言周公之德云公孫碩膚赤舃几几周公盛德形容如是之

盛如王安石其身猶不能自治何足以及此明一本此云又嘗稱介甫顥對曰王安石博學多文斯其有之守約則未也 釋安石只是博辯驚動主上其實非眞博學也使有人只以當時事問之彼便不知手足無措

聖人即天地也天地中何物不有天地豈嘗有心揀別善惡一切涵容覆載但處之有道若善者親之不善者遠也則物不與者多矣安得爲天地故聖人之志止欲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釋學到無私處始可語此初學而然易喪所守

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齋學者有欲明治道者講之於

中如治兵治民水利筭數之類甞言劉彝善治水利後果爲政皆興水利有功釋此必先有本以主之始可

大學乃孔氏遺書須從此學則不差明釋學到能平天下出不過誠意

居今之時不安今之法非義也若論爲治不爲則已如復爲之須於今之法度內處得其當方爲合義若須更改而後爲則何義之有釋此中有夏時殷輅周冕韶舞意

克己則私心去自然能復禮雖不學文而禮意已得明釋人只有一箇己私既克矣便與天相似丈在其中矣

今之監司多不與州縣一體監司專欲伺察州縣專欲掩蔽不若推誠心與之共治有所不逮可教者教之可督者督之至於不聽擇其甚者去一二使足以警衆可也釋必實有爲國爲民之心始能如此此事在君相鼓舞之耳

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顔子入聖人爲近有用力處明釋收放心及集義亦可據

談經論道則有之少有及治體者如有用我者正心以正身正身以正家正家以正朝廷百官至于天下此其

序也其間則又緊用之淺深臨時裁酌而應之難執一意（釋若不及治體亦非訣經論道者也經道又有權）

凡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釋此便見是有德者之言）

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進誠心其文章雖不中不遠所守不約泛濫無功（明釋此修身知本之說）

學者須學文知道者進德而已有德則不習無不利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蓋先得是道矣學文之功學得一事

是一事二事是二事觸類至于百千至於無窮盡亦只是學不是德有德者不如是此言可爲知道者言不可爲學者言如心得之則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譬如學書若未得者須心手相應而學苟得矣下筆便能書不必積學釋存乎默識不言而信

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述事之言有德者正言巳分事造道之言顔子言孔子孟子言堯舜止是造道之深所見如是釋言心聲也

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釋量力有漸從克己處作

某接人多矣不雜者三人張子厚邵堯夫司馬君實釋皆取其誠也

致知在格物格至也窮理而至於物則物理盡釋此亦用心苦而力行切乎

正叔言不當以體會爲非心以故有心小性大之說聖人之心與天一有地字爲一安得有二至于不勉而中不思

而得莫不在此此心即與天地無異不可小于佗不可一作若或將心滯在知識上故反以心爲小時本注云横渠云心禦見聞不弘於性　釋體即心也能會體即心大矣

行禮不可全泥古須視當時之風氣自不同故所處不得不與古異如今人面貌自與古人不同若全用古物亦不相稱雖聖人作須有損益釋此便是一貫之道

伯淳言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釋下學處便是上達更別無上也

嫂叔無服先王之權後聖有作雖複制服可矣釋嫂叔無服是殊兄弟也

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如顏閔於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其成已之功與君父並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下至曲藝莫不有師豈可一概制服釋此以恩義斷也

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釋禮行處敬自生

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釋此以友輔仁之義

君實常患思慮紛亂有時中夜而作達旦不寐可謂良自苦人都來多少血氣若此則幾何而不摧殘以盡也其後告人曰近得一術常以中爲念則又是爲中所亂中又何形如何念得佗只是於名言之中揀得一箇好字與其爲中所亂却不如與一串數珠及與他數珠他又不受殊不知中之無益於治心不如數珠之愈也夜以安身睡則合眼不知苦苦思量箇甚只是不與心爲主三更常有人喚也諸本無此八字　釋此知止而後有定之意

學者於釋氏之說直須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顏淵問為邦孔子既告之以五帝三王之事而復戒以放鄭聲遠佞人曰鄭聲淫佞人殆彼佞人是他一邊佞耳然而於已則危只是能使人移故危也至於禹之言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巧言令色直消言畏只是須著如此戒慎猶恐不免釋氏之學更不消言常戒到自家自信後便不能亂得釋心無所定見者易惑

以書傳道與口相傳煞不相干見而言因事發明則并

意思一時傳了書雖言多其實不盡釋此經師不及人師之意

觀秦中氣燄衰邊事所困累歲不稔昨來餽邊喪亾今日事未可知大有可憂者以至士人相繼淪喪爲足粧點關中者則遂化去吁可怪也凡言王氣者實有此理生一物須有此氣不論美惡須有許大氣燄故生是人至闕里有許多氣燄故此道之流以至今日昔橫渠說出此道理至此幾乎衰矣只介甫一箇氣燄大小夫伯淳嘗與子厚在興國寺曾講論終日而曰不知舊日曾

有甚人於此處講此事釋此聖賢之生將亦氣化乎

伯淳自謂只得佗人待做惡人敬而遠之嘗有一朝士久不見謂伯淳曰以伯淳如此聰明因何許多時終不肯回頭來伯淳答以蓋恐回頭後錯也釋回頭後錯者便陷流俗也

今語道則須待要寂滅湛靜形便如槁木心便如死灰豈有直做墻壁木石而謂之道所貴乎智周天地萬物而不遺又幾時要如死灰所貴乎動容周旋中禮又幾時要如槁木論心術無如孟子也只謂必有事焉一本有而

勿正心字人今既如槁木死灰則却於何處有事釋若無所事便曰是失心

君實之能忠孝誠實只是天資學則元不知學堯夫之坦夷無思慮紛擾之患亦只是天資自美爾皆非學之功也釋謂君實堯夫非學恐大過但學非聖人耳

持國嘗論克己復禮以謂克却不是道伯淳言克便是克之道持國又言道則不須克伯淳言道則不消克却不是持國事在聖人則無事可克今日持國須克得已

便然後復禮釋一日克己復禮顏子也日日克己以求復禮韓持國也

游酢楊時是學得靈利高才也楊時於新學極精今日

一有所問能盡知其短而持之介甫之學大抵支離伯

淳嘗與楊時讀了數篇其後盡能推類以通之釋學不先立乎其大者終有差也

新政之改亦是吾黨爭之有大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

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當時天下岌岌乎殆哉介甫

欲去數矣其時介甫直以數事上前卜去就若青苗之

議不行則決去伯淳於上前與孫莘老同得上意要了當此事大抵上意不欲抑介甫要得人擔當了而介甫之意尚亦無必伯淳嘗言管仲猶能言出令當如流水以順人心今叅政須要做順人心事何故介甫之意只恐始為人所沮其後行不得伯淳却道但做順人心事人誰不願從也介甫道此則感賢誠意却為天祺其日於中書大悖緣是介甫大怒遂以死力爭於上前上為之一以聽用從此黨分矣莘老受約束而不肯行遂坐

貶而伯淳遂待罪既而除以京西提刑伯淳復求對遂見上上言有甚文字伯淳云今咫尺天顔尚不能少回天意文字更復何用欲去而上問者數四伯淳每以陛下不宜輕用兵爲言朝廷群臣無能任陛下事者以今日之患觀之猶是自家不善從容至如青苗且放過又且何妨伯淳當言職苦不曾使文字大綱只是於上前説了其他些小文字只是備禮而已大抵自仁祖朝優容諫臣當言職者必以詆訐而去爲賢習以成風惟恐

人言不稱職以去爲落便宜昨來諸君葢未免此苟如
是爲則是爲已尚有私意在却不在朝廷不干事理釋伯
淳論介甫事可以觀仁智矣
今日朝廷所以特惡忌伯淳者以其可理會事只是理
會學這裏動則於佗輩是所不便也故特惡之深釋此謂一
薛居州也
以吾自處猶是自家當初學未至意未誠其德尚薄無
以感動佗天意此自思則如此然據今日許大氣燄當

時欲一二人動之誠如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復可笑也據當時事勢又至於今日豈不是命釋小人能亂人國家亦天意乎

人能放這一箇身公共放在天地萬物中一般看則有甚妨礙雖萬身曾何傷乃知釋氏苦根塵者皆是自私者也釋孔氏無我佛氏有我故其道不相爲謀

要修持他這天理則在德須有不言而信者言難爲形狀養之則須直不愧屋漏與慎獨這是箇持養底氣象

也釋不言而信雖鬼神可通況於人乎

養心者且須是教佗寡欲又差有功釋理欲不並立此少則彼多

大凡利害禍福亦須致命須得致之為言直如人以力自致之謂也得之不得命固已定君子須知佗命方得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蓋命茍不知無所不至故君子於困窮之時須致命便遂得志其得禍得福皆已自致只要申其志而已釋志立處便是命也

堯夫豪傑之士根本不帖帖地伯淳嘗戲以亂世之姦

雄中道學之有所得者然無禮不恭極甚又嘗戒以不仁己猶不認以為人不曾來學伯淳言堯夫自是悠悠

釋堯夫狂也

須是大其心使開闊譬如為九層之臺須大做脚須得

釋人須思如何能大其心方得

元亨者只是始而亨者也此通人物而言謂始初發生大概一例亨通也及到利貞便是各正性命後屬人而言也利貞者分在性與情只性為本情是性之動處情

又幾時惡故者以利為本只是順利處為性若情則須是正也釋性情一理識情者識性識性者識情

醫家以不認痛癢謂之不仁人以不知覺不認義理為不仁譬最近釋醫言不仁其氣血滯人言不仁其心死

橫渠教人本只是謂世學膠固故說一箇清虛一大只圖得人稍損得沒去就道理來而人又更別處走今日且只道敬釋敬則清虛自存

聖人之德行固不可得而名狀若顏子底一箇氣象吾

曹亦心知之欲學聖人且須學顏子釋顏子是學孔子的樣子

今學者敬而不見得又不安者只是心生亦是太以敬來做事得重此恭而無禮則勞也恭者私爲恭之恭也禮者非體之禮是自然底道理也只恭而不爲自然底道理故不自在也須是恭而安今容貌必端言語必正者非是道獨善其身要人道如何只是天理合如此本無私意只是箇循理而已釋安在定靜之後

公孫昨在洛有書室兩旁各一牖牖各三十六隔一書

天道之要一書仁義之道中以一榜書毋不敬思無邪中處之此意亦好釋此亦是分天人為二又分己為三也

人多言天地外不知天地如何說內外外面畢竟是箇甚若言著外則須似有箇規模釋惟無我者能知無外

學者用了許多工夫下頭須落道了是入異教只為自家這下元未曾得箇安泊處那下說得成熟世人所惑者鬼神轉化佗總有說又費力說道理又打入箇無底之壑故一生出不得令日須是自家這下照得理分明

則不走作形而下形而上者亦須更分明須得雖則心有默識有難名狀處然須說盡心知性知天亦須於此留意釋學至知天則不惑

孟子論王道便實徒善不足爲政徒法不能自行便先從養生日說將去既庶既富然後以飽食煖衣而無教爲不可故教之也孟子而後却只有原道一篇其間語固多病然要之大意儘近理若西銘明是原道之祖宗也原道却只說到道元未到得西銘意思據子厚之文

醇然無出此文也自孟子後蓋未見此書釋西銘之意教在養中聖君賢相之業也

聖人之教以所貴率人釋氏以所賤率人初本無此十六字卷末注云又學佛者難吾言章一本首有云下同餘見昨日之會章學佛者難吾言謂人皆可以爲堯舜則無僕隷正叔言人皆可以爲堯舜聖人所願也其不爲堯舜是所自賤也故以爲僕隷釋雖僕隷亦有堯舜之道小德川流也

游酢楊時先知學禪已知向裏沒安泊處故來此却恐

丕變也暢大隱許多時學乃方學禪是於此葢未有所得也吕進伯可愛老而好學理會直是到底天祺自然有德氣似箇貴人氣象只是却有氣短處規規太以事爲重傷於周至却是氣局小景庸則只是敏須是天祺與景庸相濟乃爲得中也釋切磋琢磨之意故君子無友則佩弦韋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却須泰然處之有人遇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捨畢竟何益若不會處置了放下便是無義無命也釋義命是處

伯淳言西銘其得此意只是須得他子厚有如此筆力他人無緣做得孟子已後未有人及此得此文字省多少言語且教他人讀書要之仁孝之理備於此須臾而不於此則便不仁不孝也釋西銘是大心之方

詩前序必是當時人所傳國史明乎得失之迹者是也不得此則何緣知得此篇是甚意思大序則是仲尼所作其餘則未必然要之皆得大意只是後之觀詩者亦添入釋由是知小序不可改也

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說只孟子分別出來便知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釋孟子幾乎聖矣

今志於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剩一箇助之長雖則心操之則存舍之則亡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須且恁去如此者只是德孤德不孤必有鄰到德盛後自無窒礙左右逢其原也釋此猶有

牽引處

得此義理在此甚事不盡更有甚事出得視世之功名事業甚譬如閑視之仁義者甚煦煦孑孑如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是天來大事處以此理又曾何足論若得這箇義理便有進處若不得則何緣仰高鑽堅在前在後也竭吾才則又見其卓爾釋天下惟義理耳

德者得也須是實到這裏才得釋要在默識不言而信耳

人於天理昏者是只爲嗜欲亂著他莊子言其嗜欲深

者其天機淺此言却最是釋理欲不並立

今天下之士人在朝者又不能言退者遂亡之又不肯言此非朝廷吉祥雖未見從又不曾有大横見加便豈可自絶也君臣父子也父子之義不可絶豈有身爲侍從尚食其禄視其危亡曾不論列君臣之義固如是乎釋此豈惟是義亦是仁

所務於窮理非道須盡窮了天下萬物之理又不道是窮得一理到只是要積累多後自然見去釋此亦存久自熟之

意

當春秋戰國之際天下小國介於大國奔命不暇然足以自維持數百年此勢却似稻塍各有界分約束後世遂有土崩之勢道壞便一時壞陳涉一叛天下遂不支吾今日堂堂天下只四方一敗朝廷遂震何也葢天下之勢正如稻塍各有限隅則卒不能壞今天下却是一箇萬項波要起卒起不得及一起則洶湧遂奈何不得以祖宗德澤仁厚涵養百餘年間一時柔了人心雖有

豪傑無箇端倪起得便只要安靜不宜使搖動雖夷狄亦散兵却鬬特一本無特字此中國之福也一本此字下有非字釋封建郡縣要在得人耳

不愧屋漏便是爽特氣象釋動亦慎也

孔孟之分只是要別箇聖人賢人如孟子若爲孔子事業則儘做得只是難似聖人譬如剪綵以爲花花則無不似處只是無他造化功綏斯來動斯和此是不可及處釋孔孟之所以分亦其學力乎

和叔常言及相見則不復有疑既相别則不能無疑然

亦未知果能終不疑不知佗既已不疑而終復有疑何

故伯淳言何不問佗疑甚不如劇論釋疑即是心不定也

和叔任道擔當其風力甚勁然深潛縝密有所不逮於

與叔蔡州謝良佐雖時學中因議州舉學試得失便不

復計較建州游酢非昔日之游酢也固是頴然資質溫

厚南劒州楊時雖不逮酢然煞頴悟林大節雖差魯然

所問便能躬行劉質夫久於其事自小來便在此李端

伯相聚雖不久未見佗操履然才識頴悟自是不能已也釋於數予獨許與叔介甫當初只是要行已志恐天下有異同故只去上心上把得定佗人不能搖以是拒絕言路進用柔佞之人使之奉行新法令則是他已去不知今日却留下害事釋才要行已志便是私才私便害事新進游楊輩數人入太學不惟議論須異且動作亦必異故爲學中以異類待之又皆學春秋愈駭俗矣釋拔乎流

俗亦有見矣

堯夫詩雪月風花未品題佗便把這些事便與堯舜三代一般此等語自孟子後無人曾敢如此言來直是無端又如言文字呈上堯夫皆不恭之甚須信畫前元有易自從删後更無詩這箇意思古元未有人道來釋堯夫近乎生知語多精

行己須行誠盡處正叔謂意則善矣然言誠盡則誠之爲道非能盡也堯夫戲謂且就平側釋此堯夫微諷正叔之泥耳

司馬子微嘗作坐忘論是所謂坐馳也微一作綦釋心不在則忘

伯淳昔在長安倉中閑坐後見長廊柱以意數之已尚不疑再數之不合不免令人一一聲言而數之乃與初數者無差則知越著心把捉越不定釋用意太過反差

呂與叔以氣不足而養之此猶只是自養求無疾如道家修養亦何傷若須要存想飛昇此則不可釋氣不足而不自養是自賊也

徐禧奴才也善兵者有二萬人未必死彼雖十萬人亦

未必能勝二萬人古者以少擊衆而取勝者多葢兵多
亦不足恃昔者袁紹以十萬阻官渡而曹操只以萬卒
取之王莽百萬之衆而光武昆陽之衆有八千仍有在
城者然則只是數千人取之苻堅下淮百萬而謝玄才
二萬人一麾而亂以此觀之兵衆則易老適足以資敵
人一敗不支則自相蹂踐至如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
軍之至則是自相殘也譬之一人軀幹極大一人輕捷
兩人相當則擁腫者遲鈍爲輕捷者出入左右之則必

困矣自古師旅勝敗不能無之然今日邊事至號疎曠前古未之聞也其源在不任將帥不慎任人閫外之事將軍處之一一中覆皆受廟筭上下相徇安得不如此

元豐元年永洛城事

釋用兵惟在得士心

楊定鬼神之說只是道人心有感通如有人平生不識一字一日病作却念得一部杜甫詩却有此事天地間事只是一箇有一箇無既有即有無即無如杜甫詩者是世界上實有杜甫詩故人之心病及至精一有箇道

理自相感通以至人心在此託夢在彼亦有是理只是心之感通也死者託夢亦容有此理有人過江其妻墮水意其為必死矣故過金山寺為作佛事方追薦次忽其婢子通傳墮水之妻意度在某處作甚事是誠死也及三二日有漁人撐舟以其妻還之乃未嘗死葢旋於急流中救活之然則其婢子之通傳是何也亦是心相感通既說有感通更說甚生死古今之別釋理起處即心動動即理應

天祺自然有德氣望之有貴人之象只是氣局小太規規於事爲重也昔在司竹常愛用一卒長及將代自見其人盜筍皮遂治之無少貸罪已正待之復如初略不介意觀其德量如此釋天祺亦具認理而行者乎

正叔謂子厚越獄以謂卿監以上不追攝之者以其貴朝廷有旨追攝可也又請枷項非也不已太辱矣貴貴以其於近君子厚謂若終不伏則將奈何正叔謂寧使公事勘不成則休朝廷大義不可虧也子厚以爲然釋義

成即
事成
闕

西事須有議論如苻堅壽春之役其朝廷宗室固多有言者以至宮女張夫人者猶上書諫西晉平吳當取也主

之者惟張華一人而已然當時雖羊叔子建議而朝廷亦不能無言又唐師取蔡州此則在中國容其數十年恣睢然當時以爲不宜取者固無義理然亦是有議論令則廟堂之上無一人言者幾何不一言而喪邦也釋程

子竊見宋室後來削弱之患矣

胎息之説謂之愈疾則可謂之道則與聖人之學不干事聖人未嘗説著若言神住則氣住則是浮屠入定之法雖謂養氣猶是第二節事亦須以心爲主其心欲慈

惠安一作虛靜故於道爲有助亦不然孟子說浩然之氣又不如此今若言存心養氣只是專爲此氣又所爲者捨大務小捨本趨末有濟甚事今言有助於道者只爲奈過何心不下故要得寂湛而已又不似釋氏攝心之術論學若如是則大段雜也亦不須得道只閉目靜坐爲可以養心坐如尸立如齋只是要養其志豈知待爲養這些氣來又不如是也釋佛孟養氣之說一名而二義

浮屠之術最善化誘故人多向之然其術所以化衆人

也故人亦有向有不向者如介甫之學他便只是去人主心術處加功故今日靡然而同無有異者所謂一正君而國定也此學極有害以介甫才辯遽施之學者誰能出其右始則且以利而從其說久而遂安其學今天下之新法害事處但只消一日除了便没事其學化革了人心為害最甚其如之何故天下只是一箇風風如是則靡然無不向也釋氏于正人心息邪說意正如此

關中學者以今日觀之師死而遂倍之却未見其人只

是更不復講釋于厚之徒寡也

饋運之術雖自古亦無不煩民不動揺而足者然於古則有兵車具中載糗糧百人破二十五人然古者行兵在中國又不逺敵若是深入逺處則決無省力且如秦運海隅之粟以饋邊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是二百倍以來今日師行一兵行一夫饋只可供七日其餘日必俱乏之食也且計之須三夫而助一兵仍須十五日便回一日不回則一日乏食以此校之無善術故兵也者古人

必不得已而後用者知此耳釋古人所以去兵食而貴信也

目畏尖物此事不得放過便與克下室中率置尖物須以理勝他尖必不刺人也何畏之有釋欲豈便能誘人在自室耳

自古治亂相承亦常事君子多而小人少則治小人多君子少則亂然在古亦須朝廷之中君子小人雜進不似今日剪截得直是齊整不惟不得進用更直憔悴善類略去近道則須憔悴舊日交遊只改節者便於世事差遂此道理不知爲甚正叔近病人有言之曰在他人

則有追駁斥放正叔無此等事故只有病耳釋此便不可謂之數乎

介南今日亦不必誅殺人人靡然自從蓋只消除盡在朝異已者在古雖大惡在上一面誅殺亦斷不得人議論今便都無異者釋才缺同己便非

今日雜信鬼怪異說只是不先燭理若於事上一一理會則有甚盡期須只於學上理會釋學明則百事不差

師巫在此降言在彼只是抛得遠決無此理又言留下

槩尤如其不然人氣盡則死死則謂之鬼可也但不知世俗所謂鬼神何也聰明如邵堯夫猶不免致疑在此嘗言有人家若虛空中聞人馬之聲某謂旣是人馬須有鞍韉之類皆全這箇是何處得來堯夫言天地之間亦有一般不有不無底物某謂如此說則須有不有不無底人馬凡百皆爾深不然也釋此足破惑

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箇翻車流轉動揺無須臾停所感萬端又如懸鏡空中無物不入其中有甚定形不學

則却都不察及有所學便覺察得是爲害著一箇意思則與人成就得箇甚好見識一作無意於學則皆不之察豈用心自觀即覺其爲害存此紛雜竟與人成何見識心若不做一箇主怎生柰何張天祺昔常言自約數年自上著牀便不得思量事不思量事後須强把他這心來制縛亦須寄寓在一箇形象皆非自然君實自謂吾得術矣只管念箇中字此則又爲中繫縛且中字亦何形象若愚夫不思慮冥然無知此又過與不及之分也有人胷中常若有兩人焉欲爲善如有

惡以爲之間欲爲不善又若有羞惡之心者本無二人此正交戰之驗也持其志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要之聖賢必不害心疾具他疾却未可知他藏府只爲元不曾養養之却在修養家一作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要之聖賢必不病心疾他藏府有患則未嘗專志於養焉
釋必定而后能靜也

仁祖時北使進言高麗自來臣屬北朝近來職貢全缺殊失臣禮今欲加兵又聞臣屬南朝令來報知仁祖不答及將去也召而前語之曰適議高麗事朕思之只是

王子罪不干百姓事今既加兵王子未必能誅得且是屠戮百姓北使逐屈無荅不覺汗流浹背俯伏於地歸而寢兵他都不言彼兵事勢只看這一箇天地之量亦至誠有以格他也釋此亦宋仁祖之智乎

問古者百畝今四十一畝餘若以土地計之所收似不足以供九人之食田百畝九人固不足以天下計之則亦可家有九人只十六已別受田其餘皆老少也故可供有不足者又有補助之政又有鄉黨賙捄之義故亦

可足釋古人之用亦有節

使人謂之啞御史猶可且只是格君心釋此與孟子同若孔子更有法耳

正叔嘗爲葬說有五事相地須使異日決不爲路不置城郭不爲溝渠不爲貴人所奪不致耕犂所及此大要也其穴之次設如尊穴南向北首陪葬者前爲兩列亦須北首各於其穴安夫婦之位坐於堂上則男東而女西卧於室中則男外而女内也推此爲法觀之葬須爲坎室爲安若直下便以土實之則許大一塊虚土壓底

四向流水必趨土虛處大不便也且棺椁雖堅恐不能勝許多土頭有失比化者無使土親膚之義釋論葬法惟此為的

禮言惟天地之祭為越紼而行事此事難行而言越紼則是猶在殯宮於時無由致得齋又安能脫喪服衣祭服此皆難行縱天地之祀為不可廢則消使冢宰攝爾

昔者英宗初即位有人以此問先生答曰古人居喪百事皆如常特於祭祀廢之則不若無廢為愈也予厚正之曰父在為母喪則不敢見其父不敢以非禮見也今

天子爲父之喪以此見上帝是以非禮見上帝也故不如無祭釋廢喪祭天地天地爲至尊也

勿謂小兒無記性所歷事皆能不忘故善養子者當其嬰孩鞠之使得所養全其和氣乃至長而性美教之示以好惡有常至如養犬者不欲其升堂則時其升堂而扑之若既扑其升堂又復食之於堂則使孰從雖日撻而求其不升不可得也養異類且爾況人乎故養正者聖人也釋此若生于罔不在初之意

極須為天下之中天地之中理必相直今人所定天體只是且以眼定視所極處不見遂以為盡然向曾有於海上見南極下有大星十則今所見天體蓋未定雖似不可窮然以土圭之法驗之日月升降不過三萬里中故以尺五之表測之每一寸當一千里然而中國之到鄯善莎車已是一萬五千里若就彼觀日尚只是三萬里中也天下之或寒或暖只縁地形高下如屋陰則寒屋陽則燠不可言於此所寒矣屋之西北又益寒伯淳

在澤州嘗三次食韭黄始食懐州韭次食澤州又次食并州則知數百里間氣候爭三月矣若都以此差之則須爭半歲如是則有在此冬至在彼夏至者雖然又没此事只是一般爲冬爲夏而已釋以地勢辯寒暑見大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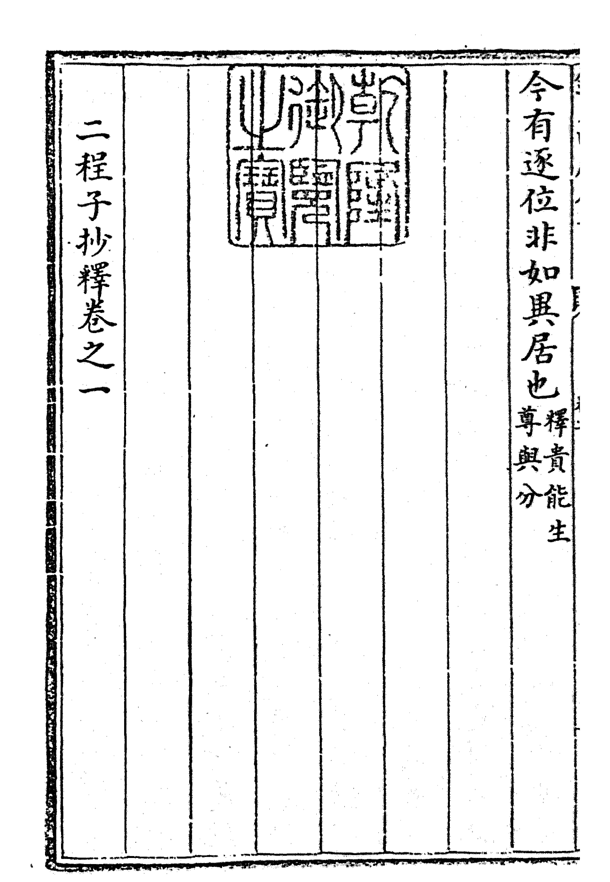
貴姓子弟於飲食玩好之物之類直是一生將身伏事不懈如管城之陳醋瓶洛中之史畫匣是也更有甚事伯淳與君實嘗問觀史畫猶能題品奈煩伯淳問君實能如此與佗畫否君實曰自家一箇身猶不能事持得

更有甚工夫到此釋君實言亦不可謂不知道

神農作本草古傳一日食藥七十死非也若小毒亦不當嘗若大毒一嘗而死矣安得生其所以得知者自然視色嗅味知得是甚氣作此藥便可攻此病須是學至此則知自至此釋此與伏羲仰觀俯察同功

英宗欲改葬西陵當是時潞公對以禍福遂止其語雖若詭對要之却濟事釋事有可用智者此也

父子異宮者爲命士以上愈貴則愈嚴故父子異宮猶



今有逐位非如異居也釋貴能生尊與分

二程子抄釋卷之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二程子抄釋卷二三

詳校官中書臣金應琦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潘曾起

校對官中書臣毓承志

謄録監生臣李維瀛

二程子抄釋卷二

明 呂柟 編

謝良佐記第三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此一段子思喫緊為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會得時活潑潑地不會得時只是弄精神 釋此意須是自己眼見

切脉最可體仁 鄭𢿘云常見顥道先生問此語云是某與明道切脉時坐間有此語 釋仁意

存乎脉中一斷即不生矣

觀鷄雛此可觀仁釋相煦煦處也

問鬼神有無曰待說與賢道沒時古人却因甚如此道待說與賢道有時又却恐賢悶某尋釋須自己親見處時信

詩可以興某自再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釋聖賢於氣象間便見

自舜發於畎畝之中至孫叔敖舉於海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釋雖生知者亦要躬歷

以記誦博識爲玩物喪志時以經語録作一策鄭轂云嘗見顥道先生云某從洛中學時録古人善行別作一冊洛中見之云是玩物喪志蓋言心中不宜容絲髮事　只主一

張子厚邵堯夫善自開大者也釋只是肯學耳

周茂叔窓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子厚觀驢鳴亦謂如此　釋善學者即物皆新

張子厚聞生皇子喜甚見餓莩者食便不美釋仁義根於心者自別耳

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釋豈惟寫字時要敬乎

口將言而嚅囁若合開口時要佗頭也須開口如荆軻於樊於
期須是聽其言也厲釋引荆軻非
與善人處壞了人須是與不善人處方成就得人佗山
之石可以攻玉善下一有柔字釋善下有柔字是
又言不哭底孩兒誰抱不得釋變異患難亦要經歷
須是就事上學蠱振民育德然有所知後方能知此何
必讀書然後爲學釋行處方見知不知
一行豈所以名聖人至於聖則自不可見何嘗道聖人

孝聖人廉 釋聖道大不可名也

泰山爲高矣然泰山頂上已不屬泰山雖堯舜之事亦只是太虛中一點浮雲

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辯堂下人曲直下去堂下則却辯不得 釋要極高明

學者要學得不錯須是學顔子 釋學要真切始得

邢恕日三點檢亦可哀也何時不點檢 明道語 釋模三省而未誠切耳

李覯謂若教管仲身長在宮內何妨更六人此語不然管仲時桓公之心特未蠹也若已蠹雖管仲可奈何未有心蠹尚能用管仲之理釋大人惟在格君心

仁道難名惟公近之非以公便是爲仁釋公而有生意則仁

語學者以所見未到之理不惟所聞不深徹久將理低看了釋此不可語上之意

莊生形容道體之語儘有好處老氏谷神不死一章最佳釋老莊亦見具大而無止

禪家出世之說如閉目不見鼻然鼻自在釋鼻與目俱在方有聞見

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今人忘事以其記事不能記

事處事不精皆出於養之不完固釋養之在寡欲

人之禀賦有無可奈何者聖人所以戒忿疾于頑釋此下愚

不移之意

未有不能體道而能無思者故坐忘即是坐馳有志之

心乃無思也釋不思則忘

許渤與其子隔一窻而寢乃不聞其子讀書與不讀書

先生謂此人持敬如此釋太滯泥矣

伯淳在澶州日修橋少一長梁曾博求之民間後因出入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以戒學者心不可有一事釋尚有之事亦不害其爲有

閑機事之久機心必生葢方其閑時心必喜既喜則如種下種子釋只識破便好

見一學者忙迫先生問其故曰欲了幾處人事曰某非不欲周旋人事者曷似賢急迫釋事有處自恭然

忘物與累物之弊等釋只在主一

疑病者未有事至時先有疑端在心周羅事者先有周事之端在心皆病也一陰一陽之謂道道非陰陽也所以一陰一陽道也如一闔一闢謂之變伊川語釋道本自然

許渤初起問人天氣寒溫加減衣服定即終日不換釋亦須有節次

子路亦百世之師人告之以有過則喜明道語釋只此具心便可對青天白日

漢儒近似者三人董仲舒大毛公揚雄伊川語釋三人仲舒尤近似

毛公次之

雖何足道

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於天之將喪斯文下便言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則是文之興喪在孔子與天爲一矣葢聖人德盛與天爲一出此等語自不覺耳孟子地位未能到此故曰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聽天所命未能合一　明道云　伴模

做爲言者自與

聖人言不同

或問明道先生如何斯可謂之恕先生曰充擴得去則恕心如何是充擴得去底氣象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充擴不去時如何曰天地閉賢人隱釋此可以觀程子胸次矣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孟子曰難言也明道先生云只他道箇難言也便知這漢肚裏有爾許大事若是不理會得底便撑柱胡說將去釋觀程子言亦可謂有浩然者

橫渠甞言吾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釋熟後爲安纔學便是强也

明道嘗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

釋原在人欲上做工夫出來

陜西曾有議欲罷鑄銅錢者以謂官中費一貫爲無利伊川曰此便是公家之利利多費省利鑄者衆費多利薄盜鑄者息權歸公上非利而何又曾有議解鹽鈔欲高其價者增六千爲八千伊川曰若增鈔價賣數須減鹽出既衆低價易之人人食鹽鹽不停積歲入必敷已而增鈔價歲額果虧減之而歲入溢溫公初起時欲用

伊川伊川伊川曰帶累人去裹使韓富在時吾猶可以成事後來溫公欲變法伊川使人語之曰切未可動著役法動著即三五年不能得定疊去未幾變之果紛紛不能定釋觀此伊川不可謂不優於政韓富不可謂不長於道

溫公作中庸解不曉處闕之或語明道明道曰闕甚處曰如强哉矯之類明道笑曰由自得裏將謂從天命之謂性處便闕却釋此程馬所見大小不同處

明道先生善言詩他又渾不曾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

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思之切矣終曰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歸於正也釋詩如此釋便得作者之意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此一句如何謝子曰吾昔亦曾問伊川先生曰此一句淺近不如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最親切有滋味然雖是體察得理義之悅我心真箇猶芻豢始得明道先生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非聖人之言也心安得有出入乎釋出入即是存亡須

求真悅

便存

問莊周與佛如何伊川曰周安得比他佛佛說直有高妙處莊周氣象大故淺近如人睡初覺時乍見上下東西指天說地怎消得恁地只是家常茶飯誇逞箇甚底

但周佛太矜則氣象已卑矣　釋佛高處近孔周精處近佛

吾曾歷舉佛說與吾儒同處問伊川先生曰恁地同處雖多只是本領不是一齊差却　釋差在公私之間耳

謝子與伊川别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别又一年做得

甚工夫謝曰也只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檢點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為學切問近思者也釋矜

謝子曰吾嘗習忘以養生明道曰施之養生則可於道非小失去此則何事不為已何時不為道則有害習忘可以養生者以其不留情也學道則異於是必有事焉而勿正何謂乎且出入起居寧無事者正心待之則先事而迎忘則涉乎去念助則近於留情故

聖人心如鑑孟子所以異於釋氏此也釋此心之動聖狂攸分而况於儒釋乎

苗履見伊川語及一武帥苗曰此人舊日宣力至多今官高而自愛不肯向前伊川曰何自待之輕乎位愈高則當愈思所以報國者飢則爲用飽則揚去是以鷹犬自期也釋觀此可以勵忠臣矣

二十年前往見伊川一本作伯淳伊川曰近日事如何某對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是有此理賢却發得大

早在伊川直是會鍛錬得人說了又恰道恰好着工夫也釋謝子初言只是見到非行到也

明道初見謝語人曰此秀才展拓得開將來可望釋展拓在逐事上諳練推廣

昔伯淳教誨只管着他言語伯淳曰與賢說話却如扶醉漢救得一邊倒了一邊只怕人執着一邊釋學不先立乎其大終難救也

明道先生坐如泥塑人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釋此便見動靜

交相爲用

學者先學文鮮有能至道至如博觀泛覽亦自爲害故

明道先生教余嘗曰賢讀書愼不要尋行數墨釋繞展卷見字

便向躬行考求可也

謝子見河南夫子辭而歸尹子送焉問曰何以教我謝

子曰吾徒朝夕從先生見行則學聞言則識譬如有人

服烏頭者方其服也顏色悅澤筋力强盛一旦烏頭力

去將如之何尹子反以告夫子夫子曰可謂益友矣釋筋

力要人自養不可將藥

昔録五經語作一冊伯淳見謂曰玩物喪志釋作一冊爲稽行亦可

明道見謝子記問甚博曰賢却記得許多謝子不覺身汗面赤先生曰只此便是惻隱之心惻然有隱於心釋以羞惡爲惻隱者發具本也

伯淳謂正叔曰異日能尊師道是二哥若接引後學隨人才成就之則不敢讓釋此豈惟見明道自許亦以諷正叔耳

伯淳甞談詩並不下一字訓詁有時只轉却一兩字點綴他念過便教人省悟又曰古人所以貴親炙之也平聲

釋轉却點綴諷詠處具誠意便入人骨

邢七云一日三點檢伯淳曰可哀也哉其餘時多會甚事葢做三省之說錯了可見不曾用功又多逐人面上說一般話伯淳責之邢曰無可說伯淳曰無可說便不得說

釋邢恕只不爲已便拒人言

張横渠著正蒙時處處置筆硯得意即書伯淳云子厚

却如此不熟釋熟後無擇言矣

或舉伯淳語云人有四百四病皆不由自家則自心須教由自家釋心病不在外醫

伊川與君實語無一句相合明道與語直是道得下釋此

堯夫易數甚精自來推長歷者至久必差惟堯夫不然便見二儿弟之通泥

指一二近事當面可驗明道云待要傳與某兄弟某兄弟那得工夫要學須是二十年工夫明道閒説甚熟一

曰因監試無事以其說推筭之皆合出謂堯夫曰堯夫之數只是加一倍法以此知太玄都不濟事堯夫驚撫其背曰大哥你恁聰明伊川謂堯夫知易數爲知天知易理爲知天堯夫云須還知易理爲知天因說今年雷起甚處伊川云堯夫怎知某便知又問甚處起伊川云起處起堯夫愕然他日伊川問明道曰加倍之數如何曰都忘之矣因歎其心無偏繫如此釋理在數先

明道語云病卧於床委之庸醫比於不慈不孝事親者

亦不可不知醫釋醫不可與卜筮同科

范夷叟欲同二程去看劇地黄明道辛先生先生以前華爲辭明道云又何妨一般是人釋此可觀二先生之和介

游酢録第四

善治天下者不患法度之不立而患人材之不成善修身一作善言人材者不患器質之不美而患師學之不明人材不成雖有良法美意孰與行之師學不明雖有受道之質孰與成之釋人材者治世之具師學成身之本

行之失莫甚於惡則亦改之而已矣事之失莫甚於亂則亦治之而已矣茍非自暴自棄者孰不可與爲君子

釋惡亂且可改而况於過與危乎

人有習佗經既而舍之習戴記問其故曰决科之利也先生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夫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於貨利哉特於豐約之閒不能無留情耳且貧富有命彼乃留情於其閒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

也一本云明道知扶溝縣事伊川侍行謝顯道將歸應舉伊川曰何不止試於大學顯道對曰蔡人甚習禮記決科之利也先生云云顯道乃止是歳登第注云尹子言其詳如此　釋信此則不必論利害計窮達

漢儒之中吾必以揚子爲賢然於出處之際不能無過也其言曰明哲煌煌旁燭無疆孫於不虞以保天命孫於不虞則有之旁燭無疆則未也光武之興使雄不死能免誅乎觀於朱泚之事可見矣古之所謂言遜者迫不得已如劇秦美新之類非得已者乎　釋子雲之言其亦自文乎

天下之習皆緣世變秦以棄儒術而亡不旋踵故漢興

頗知尊顯經術而天下厭之故有東晉之放曠釋此亦緣人情而與

人有語導氣者問先生曰君亦有術乎曰吾嘗夏葛而冬裘飢食而渴飲節嗜欲定心氣如斯而已矣釋具爲導氣莫過爲

世有以讀書爲文爲藝者曰爲文謂之藝猶之可也讀書謂之藝則求諸書者淺矣釋爲文恐亦不可謂之藝易曰修辭立其誠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祖配之以冬至

者氣至之始故也萬物成形於地而人成形於父故以季秋者物成之時故也釋孝子享先與聖人享天同義

世之信道篤而不惑異端者洛之堯夫秦之子厚而已釋邵張見出佛老之上故不惑

或謂佛之理比孔子為徑曰天下果有徑理則仲尼豈欲使學者迂遠而難至乎故外仲尼之道而由徑則是冒險阻犯荊棘而已侍講釋大路莫如孔氏佛誠邪徑也

盟可用也要之則不可故孔子與蒲人盟而適衛者特

行其本情耳葢與之盟與未嘗盟同故孔子適衛無疑使要盟而可用與賣國背君亦可要矣釋盟在我者要在外者故不可

古者鄉田同井而民之出入相友故無爭鬬之獄今之郡邑之訟往往出於愚民以戾氣相構善爲政者勿聽焉可也又時取强暴而好議侮者痛懲之則柔良者安鬬訟可息矣昭遠本連上二段

安定之門人往往知稽古愛民於爲政也何有釋此便是有仁心及有仁政者矣

君子之遇事無巨細一於敬而已簡細故以自崇非敬也飾私智以爲奇非敬也要之無敢慢而已語曰居處恭執事敬雖之夷狄不可棄也然則執事敬者固爲仁之端也推是心而成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釋心常存則事不苟

馮道更相數主皆其讐也安定以爲五代之季生民不至於肝腦塗地者道有力焉雖事讐無傷也苟彧佐曹操誅伐而卒死於操君實以爲東漢之衰彧與攸視天下無足與安劉氏者惟操爲可依故俯首從之方是時

未知操有他志也君子曰在道爲不忠在彧爲不智如以爲事固有輕重之權吾方以天下爲心未暇恤人議已也則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釋無馮道而後無五代之亂無荀彧而後無曹操之篡

世之議子雲者多疑其投閣之事以法言觀之蓋未必有天祿閣世傳以爲高百尺宜不可投然子雲之罪特不在此黽勉於莽賢之間畏死而不敢去是安得爲大丈夫哉釋子雲求知不求行爲身不爲道法言皆末也

公山弗擾以費叛不以召畔人逆黨而召孔子則其志欲遷善悔過而未知其術耳使孔子而不欲往是沮人為善也何足以為孔子釋不必回護孔子正欲止亂

門人有曰吾與人居視其有過而不告則於心有所不安告之而不受則奈何曰與之處而不告其過非忠也要使誠意之交通在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矣釋誠在言前豈患不能告他人過也哉

剛毅木訥質之近乎仁也力行學之近乎仁也若夫至

仁則天地爲一身而天地之閒品物萬形爲四肢百體夫人豈有視四肢百體而不愛者哉聖人仁之至也獨能體是心而已曷嘗支離多端而求之自外乎故能近取譬者仲尼所以示子貢以爲仁之方也醫書有以手足風頑謂之四體不仁爲疾痛不以累其心故也夫手足在我而疾痛不與知焉非不仁而何世之忍無恩者其自棄亦若是而已 釋以四體疾病論仁與百姓甚切

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

者無辱矣釋誽誠有餘何須待言

仲尼第五不知爲何人録

仲尼元氣也顔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仲尼無所不包顔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才葢亦時然一作焉而已仲尼天地也顔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以見之矣仲尼無迹顔子微有迹釋孔顔孟只爭化大之間

孔子言語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語句句是實事釋纔是實事亦自然但有迹耳

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須一作要識體釋體者理之具也

責上責下而中自恕己豈可任職分一本無任字職分兩字側注　釋君子不怨尤人者此也

孔子請討田恒當時得行便有舉義爲周之意釋孔子此舉當時天下賊臣聞之皆寒心矣

雖公天下事若用私意爲之便是私釋私事若公亦是公

不能動人只是誠不至於事厭倦皆是無誠處釋誠則不息可以透金石質鬼神

孔子爲宰則爲宰爲陪臣則爲陪臣皆能發明大道孟子必得賓師之位然後能明其道猶之有許大形象然後爲泰山許多水然後爲海以此未及孔子釋亦誠有未至乎

質夫第六不知何人錄

質夫沛然擇之莊然未知所得李明安釋三子所造不同

惟善變通便是聖人釋初學不可習變通

節嗜慾定心氣即是天氣下降地氣上騰便和無疾　釋觀此便與天地同用

看一部華嚴經不如看一艮卦經只言一止觀　釋艮不消人費力

人自孩提聖人之質已完只先於偏勝處發或仁或義或孝或弟　釋須於偏勝處克治而學

自幼子常視無誑以上便是教以聖人事　釋到聖人只是至誠

怒驚皆是主心不定不遷怒　釋果見性命怒驚免

去氣偏處發便是致曲去性上修便是直養然同歸於誠此一章連人自孩提章下爲一章　釋此克己復禮之義

曾子疾病只爲以正不慮死武王殺一不辜行一不義得天下爲同心釋曾此不論窮通止一道

百官萬物金草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釋只要心安理順

卜筮在精誠疑則不應一本注云疑心微生便是不應揚子江依憑事是此理　釋至誠如神

懈意一生便是自棄自暴釋心亡也

天下之說不可極惟朋友講習雖過無害兌澤有滋益

處一本注云充澤有自相滋益之意

凝然不動便是聖人釋如此方能泛應曲當

多驚多怒多憂只去一事所偏處自克克得一件其餘

自正一作止釋此致曲之道

人少長須激昻自進中年已後自至成德者事釋四五十無聞不足畏

靜後見萬物自然皆有春意釋只是無欲

八十四聲清者極吹盡清濁者盡吹極濁就其中以中

聲上生下生以一作考釋此便是三分損益

明善在明守善在誠釋其功一也

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

世族與立宗子法一本有一年功夫釋此有古聖王之制

忿欲忍與不忍便見有德無德釋德欲不並行

正叔一生不曾看莊列非禮勿動勿視出於天與從幼小

有如是才識釋聖賢自有性生者

夷惠其道隘與不恭乃心無罪無一作何釋其心聖也

孔子所遇而安無所擇自子路觀孔子孔子爲不恭自孔子觀吾輩吾輩便隘惟其與萬物同流便能與天地同流釋孔子大且化也

去健羨毋意義之與比親於其身爲不善直是不分入

重主道也士大夫得有一作設重應當有主既埋重不可一日無主故設苴及其已作主即不用苴釋重古道也俗用紙牌非後代用主

技擊不足以當節制節制不足以當仁義使人人有子

弟衛父兄之心則制挺以撻秦楚之兵矣釋勇在人心

孔子之時事雖有不可爲孔子任道豈有不可爲魯君齊君孔孟豈不知其不足與有爲釋孔孟只是仁便肯任

誠則自然無累不誠便有累釋凡有累者皆私也

根本須是先培壅然後可立趨向也趨向既正一作立所造有淺深則由勉與不勉也正釋根本是忠信趨向是道

中説有後人綴緝之者釋具中粹處近論語比擬者非也

揚子之學實韓子之學華華則涉道淺釋楊亦非眞有實者

子產語子太叔因其才而教之釋子產得學之用

讀論語孟子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爲釋文辭是事則與求爲力行者大不同矣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聖人所欲不踰矩既欲遷社而又以爲不可欲遷是則不可爲非矣不可是則欲遷爲非矣然則聖人亦有過乎曰非也聖人無過夫亡國之社遷之禮也湯存之以爲後世戒故曰欲遷則不可也記曰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又曰由亳社北牖

使陰明也春秋書亳社災然則皆自湯之不遷始也釋聖人雖所欲不踰矩然斟酌度量亦所不免不然則堯之文思舜之問察皆何爲也學者皆謂聖人生知無待於學遂自畫自棄則亦不智之甚矣

四凶之才皆可用堯之時聖人在上皆以其才任大位而不敢露其不善之心堯非不知其不善也伏則聖人亦不得而誅之及堯舉舜於匹夫之中而禪之位則是四人者始懷憤怨不平之心而顯其惡故舜得以因其迹而誅竄之也釋惡人雖可誅然必待其時而後行

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更安忍置酒張樂以爲樂若具慶者可矣 釋老亦可

今人以影祭或畫工所傳一髭髮不當則所祭已是別人大不便 釋正可立主

方今有古之所無者二兵與釋老也 釋古亦有兵但不似後世多

言而不行是欺也君子欺乎哉不欺也 釋行處便是言

聖人於憂勞中其心則安靜安靜中却有至憂聖人之言遠如天賢者小如地 釋天包乎地

居是邦也不非其大夫此理最好釋不止要正已
詩序必是同時一作國史所作然亦有後人添者如白華只是刺幽王其下更解不行綿蠻序不肯飲食教載之只見書中云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便云教載絶不成言語也又如高子曰靈星之尸也分明是高子言更何疑釋自有詩便有序一時並行耳
中庸首先言本人之情性次言學次便言三王酌損成王道餘外更無意三王下到今更無聖人若有時須當

作四王王者制作時用先代之宜世者今也法當用周禮自漢巳來用王而後倚耳

釋道法兼三

色難行下面有事服勞而言服勞更淺若謂諭父母於道能養志使父母説却與此辭不相合然推其極時養志如曾子大舜可也曾元是曾子之子尚不能即變

釋色難

齊憟之意

今之學者歧而爲三能文者謂之文士談經者泥爲講師惟知道者乃儒學也

釋知道者深

夫内之得有淺深外之來有輕重内重則可以勝外之輕得深則可以見誘之小

獵自謂第七 不知何人録

獵自謂今無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前矣後十二年因見果知未 一本注云明道年十六七時好田獵十二年暮歸在田野間見田獵者不覺有喜心 釋根心之病難除

周公不作膳夫庖人匠事只會兼衆有司之所能 釋此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之意

禪學只到止處無用處無禮義釋寂而無感靜而不動

堯舜知他幾千年其心至今在釋心與天同

心要在腔子裏釋在腔子裏而千里具思猶未在也

堯夫道雖偏駁然卷舒作用極熟又一作可能謹細行釋堯夫近人情

虛而不屈動而愈出釋有體則有用

只外面有些罅隙便走了釋心容者身安

只學顔子不貳過釋此是真正學問但恚人不勇頻復至迷後耳

邵堯夫猶空中樓閣釋亦是無欲

兵法遠交近攻須是審行此道知崇禮卑之意

只是論得規矩準繩巧則在人釋黙識難

莊子有大底意思無禮無本釋狂矣

人當審已如何不必恤浮議志在浮議則心不在内不可私一本無私字別有應卒應事四字釋若聞過則可

靜坐獨處不難居應天下為難釋亦須於静坐獨處中得

兵須不失家計游兵夾持

孔子弟子少有會問者只顏子能問又却終日如愚釋善問亦難亦必有所見

洒掃應對與佛默然處合釋此恐與佛小異

玩心神明上下同流

不學便老而衰釋心死故也

雍置師内郡養耕外郡禦守釋雍地自古近邉

兵能聚散爲上釋此奇正法

韓信多多益辦只是分數明釋有統領法

兵陣須先立家計然後以遊騎旋旋量力分外面與敵人合此便是合内外之道若游騎大遠則却歸不得至如聽金鼓聲亦不忘却自家如何如苻堅養民一敗便不可支持無本故也釋岳家軍如撼山爲有本

坐井觀天非天小只被自家入井中被井筒拘束了然井何罪亦何可廢但出井中便見天如此大不爲井所拘却入井中也不害釋若能會見天雖在井中亦可

晋書謂吾家書籍當盡與之豈止與之當再拜而獻之

病昏不爲他物所奪只有正氣然猶有力知識遠過於人况吾合天地之道安有不可釋正自勝邪

蘇昞録第八

子厚謂程卿夙興幹事良由人氣清則勤閑不得正叔謂不可若此則是爲氣所使子厚謂此則自然也伯淳言雖然且欲凡事皆不恤以恬養則好子厚謂此則在學者也釋學可勝氣

伯淳謂天下之士亦有其志在朝廷而才不足才可以

爲而誠不足令日正須才與至誠合一方有濟乎厚謂才與誠須二物只是一物伯淳言才而不誠猶不足也若非至誠雖有忠義功業亦出於事爲浮氣幾何時而不盡也一本無只是一物四字釋誠者才之本

伯淳道君實之語自謂如人參甘草病未甚時可用也病甚則非所能及觀其自處必是有救人之術釋王道養民在先而教即次之非若伯術之急効於一時

正叔謂其接人治經論道者亦甚多肯言及治體者誠

未有如子厚釋子厚能誠能禮

二程謂地形不必謂寛平可以畫方只可用筭法折計地畆授民子厚謂必先經界經界不正則法終不定地有坳垤處不管只觀四標竿中間地雖不平饒與民無害就一夫之間所爭亦不多又側峻處田亦不甚美又經界必須正南北假使地形有寛狹尖斜經界則不避山河之曲其田則就得井處爲井不能就成處或五七或三四或一夫其實田數則在又或就不成一夫處亦

可計百畝之數而授之無不可行者如此則經界隨山隨河皆不害於畫之也苟如此畫定雖便使暴君汙吏亦數百年壞不得經界之壞亦非專在秦時其來亦遠漸有壞矣正叔云至如魯二吾猶不足如何得至十一也子厚言百畝而徹言徹取之徹則無義是透徹之徹透徹而耕則功力均且相驅率無一家得惰者及已收穫則計畝數衺分之以衺分之數取十一之數亦可或謂井議不可輕示人恐致笑及有議論子厚謂有笑有

議論則方有益也若有人聞説取之以爲己功先生云如有能者則己願受一廛而爲氓亦幸也伯淳言井今取民使貧富均則願者衆不願者寡正叔言亦未可言民情怨怒止論可不可爾須使上下都無此怨怒方可行正叔言議法既大備在所以行之之道子厚言豈敢某止欲成書庶有取之者正叔言不得行於當時行於後世一也子厚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須是有行之之道又雖有仁心仁聞而政不行者不由

先王之道也須是先王正叔言孟子於此善爲言只極目力焉能盡方圓平直須是要規矩釋法待人而舉法不善皆因仍苟簡以適於亂井田法雖百世可行故張子注意焉

正叔說堯夫對上之詞言陛下富國强兵後待做甚以爲非此言安足諭人主如周禮豈不是富國之術存焉子厚言堯夫抑上富强之說正猶爲漢武帝言神仙之學長年不足惜言豈可入聖賢之曉人不如此之拙如梁惠王問何以利國則說利不可言之理極言之以至

不奪不饜釋行仁存乎智

正叔言人志於王道是天下之公議反以爲私説何也

子厚言只爲心不大心大則做得大正叔言只是做一

喜好之事爲之不知只事合做釋此亦動特人心法

伯淳言邵堯夫病革且言試與觀化一遭子厚言觀化

他人便觀得自家又如何觀得化嘗觀堯夫詩意纔做

得識道理却於儒術未見所得釋觀化亦堯夫極言

正叔言今責罪官吏殊無養士君子廉恥之道必斷言

徒流杖數贖之以銅便非養士君子之意如古人責其罪皆不深指斥其惡如責不廉則曰簠簋不修釋待士厚者待民必不溥

正叔言禮院者天下之事無不關此但得其人則儘可以考古立法苟非其人只是從俗而已釋禮院正兵馬刑罰皆可省

正叔言昏禮結髪無義欲去久矣不能言結髪爲夫婦者只是指其少小也如言結髪事君李廣言結髪事匈奴只言初上頭也豈謂合髻子子厚云絶非禮義便當

去古人凡禮講修已定家家行之皆得如此令無定制每家各定此所謂家殊俗也至如朝廷之禮皆不中節

釋禮有誤傳可體經正之

正叔論安南事當初邊上不便令逐近點集應急救援其時雖將帥革兵冐涉炎瘴朝廷以赤子爲憂亦有所不恤也其時不救應放令縱恣戰殺至數萬今既後時又不候至秋涼迄冬一直趨寇亦可以前食嶺北食積於嶺南般運令乃正於七月過嶺以瘴死者自數分及

過境又粮不繼深至賊巢以栰渡五百人過江且焚破其竹寨幾重不能得復棹其空栰續以救兵反爲賊兵會合禽殺吾衆無救或死或逃遂不成功所爭者二十五里耳欲往又無舟可渡無粮以戍此謬筭未有也猶得賊辭差順遂得有詞且承了若使其言猶未順如何處之運粮者死八萬戰兵瘴死十一萬餘得二萬八千人生還尚多病者又先爲賊戮萬數都不下三十萬口其昏謬無謀如此甚也釋不仁則不智

正叔言郭逵新貴時衆論喧然未知其人如何後聞人言欲買韓王宅更不問可知也如韓王者當代功臣一宅已敗而欲有之大煞不識好惡子厚言昔年有人欲爲范希文買緑野堂希文不肯識道理自不然在唐如晋公者是可尊也一旦取其物而有之如何得安在他人猶可如王維莊之類獨有晋公則不可寧使耕壊其他有力者致之已則不可取釋甘棠且勿翦而况宅乎

正叔言管轄人亦須有法徒嚴不濟事今帥千人能使

千人依時及節得飯喫亦能有幾人嘗謂軍中夜驚亞夫堅卧不起不起善矣然猶夜驚何也亦是未盡善具釋要止在用人

正叔謂令唱名何不使伊儒冠徐步進見何用二人把見趨走得不使殿上大臣有愧色子厚言只先出榜使之見其先後何用旋開卷呼名

正叔言某見居位者百事不理會只恁箇大肚皮於子厚却顧柰煩處之釋此理會肆

子厚言關中學者用禮漸成俗正叔言自是關中人剛勁敢爲子厚言亦是自家規矩太寛（釋在人鼓舞）

伯淳謂才與誠一物則周天下之治子厚因謂此何事於仁必也聖乎（釋才者誠之用）

呂進伯老而好學理會直是到底正叔謂老喜學者尤可愛人少壯則自當勉至於老矣志力須倦又慮學之不能及又年數之不多不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乎學不多年數之不足不猶愈於終不聞乎（釋士有此志便死不肯罷）

子厚言十詩之作止是欲驗天心於語黙間耳正叔謂若有他言語又烏得已也子厚言十篇次序固自有先後釋詩言之粹者其次序令不可考

二程解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只窮理便是至於命子厚謂亦是失於大快此義儘有次序須是窮理便能盡得已之性則推類又盡人之性既盡得人之性須是幷萬物之性一齊盡得如此然後至於道也其間煞有事豈有當下理會了學者須是窮理爲先如此則方有學今

言知命與至於命儘有近遠豈可以知便謂之至也釋程張看窮字至字不同

正叔謂洛俗恐難化於秦人子厚謂秦俗之化亦先自和叔有力焉亦是士人敦厚東方亦恐難有向風釋地固皆同振俗或異

子厚謂昔嘗謂伯淳優於正叔今見之果然其救世之志甚誠切亦於今日天下之事儘記得熟釋如此論二程優劣亦見子厚所至

子厚言今日之往來俱無益不如閑居與學者講論資養後生却成得事正叔言何必然義當來則來當往則往爾直造 釋正叔

二程子抄釋卷二

二程子抄釋卷三

明 呂柟 編

劉絢錄第九

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 釋學力當建諸天地質諸鬼神

學要信與熟 釋惟信則可熟

敬勝百邪 釋敬最難識識敬後百邪自退

欲當大任須是篤實 釋爲質而有光輝方大

人賢不肖國家治亂不可以言命釋治身治世皆在立志求賢

大抵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釋自得者立坐處皆可見

人心莫不有知惟蔽於人欲則忘天德一作理也釋理欲不並行

皆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爲難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死生亦大矣非誠知道則豈以夕死爲可乎釋須知至於死重於生時

樂天知命通上下之言也聖人樂天則不須言知命而

信之者爾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是矣命者所以輔義一循於義則何庸斷之以命哉夫聖人之知天命則異如此釋天與命並行樂天即知命

孝悌也者其爲仁之本與言爲仁之本非仁之本也釋爲猶行也

言天之自然者謂之天道言天之付與萬物者謂之天命釋道命一理

治道在於立志責任求賢釋三者以立志爲先求賢爲要

顔子不動聲氣孟子則動聲氣矣釋具究一也

學者須識聖賢之體聖人化工也賢人巧工也釋化工天造巧工人爲

有有德之言孟子言已志者有德之言也言聖人之事造道之言也釋言出心見

學至於樂則成矣篤信好學未如自得之爲樂造道者也好之者如游佗人園圃樂之者則已物爾然人只能信道亦是人之難能也釋學至樂處便是孔顔

學之興起莫先於詩詩有美刺歌誦之以知善惡治亂廢興禮者所以立也不學禮無以立樂者所以成德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若夫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至於如此則又非手舞足蹈之事也釋不知舞蹈處方是熟

有實則有名名實一物也若夫好名者則徇名爲虛矣如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謂無善可稱耳非徇名也釋學

者止宜物實實便能名

人須學顏子有顏子之德則孟子之事功自有一作立孟子者禹稷之事功也釋聖賢體用本同

太玄中首中陽氣潛萌於黃宮無不在乎中陽首一藏心于淵美厥靈根測曰藏心于淵神不外也揚子雲之學蓋嘗至此地位也釋子雲見至此耳行恐未至也

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真與妄爾釋真處便見踐形

豶豕之牙吉不去其牙而豶其勢則自善矣治民者不止其爭而教之護之類是也釋明性以制氣觀理以窒欲尚義以抑利勸善以沮惡立教養以息盜皆豶豕之牙也

易要玩索齋戒以神明其德夫釋至此方是盡

學只要鞭辟一作約近裏著己而已故切問而近思則仁在其中矣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夫然後行只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

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持養及其至則一也釋切已處便是誠誠便能通也

人最可畏者是便做要在燭理一本以下云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釋此孔子無不知而作之者也

知至則便意誠若有知而不誠者皆知未至爾知至而至之者知至而往至之乃幾之先見故曰可與幾也知終而終之則可與存義也知至至之主始知終終之主終

爲政須要有綱紀文章先有司鄉官讀法平價謹權量

皆不可闕也人各親其親然後能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喪邦一心可以興邦只在公私之間爾釋告仲弓者乃爲政之本綱紀文章其推也

右師訓

純亦不已天德也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三月不違仁之氣象也又其次則日月至焉者也釋功夫只在無間

楊子出處使人難說孟子必不肯爲楊子事釋楊子造具極則老子耳

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誠異三子者之撰特行有不掩焉者眞所謂狂矣子路等所見者小子路只爲不達爲國以禮道理所以爲夫子笑若達爲國以禮之道便却是這氣象也釋若達則甲兵賦稅童冠歌遊具義一也

人之學當以大人爲標準然上面更有化爾人當學顏

子之學釋顔子近乎化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子貢蓋於是始有所得而嘆之以子貢之才從夫子如此之久方嘆不可得而聞亦可謂之純矣觀其孔子沒築室於場六年然後歸則子貢之志亦可見矣他人如子貢之才六年中待作多少事豈肯如此

凡人才學便須知着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釋知着力處定

向也知得力處安慮也

右戊巳冬見伯淳洛中所聞

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一無老字）之害甚於楊墨楊氏為我疑於仁墨氏兼愛疑於義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則闢楊墨為其惑世之甚也佛老（一作氏字）其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此所以害尤甚楊墨之害亦經孟子闢之所以廓如也（釋程氏闢佛老與孟氏闢楊墨同功）

禮云惟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似亦太早雖不以

卑廢尊若既葬而行之宜亦可也蓋未葬時哀戚甚人有所不能祭爾釋此議的當矣

艮其止止其所也八元有善而舉之四凶有罪而誅之各止其所也釋氏只曰止安知止乎吳本罪作惡誅作去釋此惟至明至健者能然

曾子易簀之意心是理理是心聲爲律身爲度也釋曾子可與立命矣

右於洛中所聞

絢問先生相別去求所以教曰人之相愛者相告戒必曰凡事當善處然只在仗忠信只不忠信便是不善處也釋此當參前倚衡

有人治園圃役知力甚勞先生曰蠱之象君子以振民育德君子之事惟有此二者餘無佗爲二者爲己爲人之道也爲己爲人吳本作治己治人釋此大學之道在明德新民

佛言前後際斷純亦不已是也彼安知此哉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自漢以來儒學皆不識此義

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此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釋獨處易能閒斷慎之則不已

人之學不進只是不勇釋有志者方可敎

右過汝所聞

志氣之帥不可小觀

敬即便是禮無已可克

安有識得易後不知退藏於密（密是甚密是用處）釋

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次序今之學者却只做一場話說務高而已常愛杜元凱語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爲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事却總是實如子路公西赤言志如此聖人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於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釋人惟實方有立處方有行處）

人皆稱柳下惠爲聖人只是因循前人之語非自見假如人言孔子爲聖人也須直待已實見聖處方可信釋此便是論世

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聖人如言吾得正而斃且休理會文字只看他氣象極好被他所見處大後人雖有好言語只被氣象卑終不類道釋此之謂有德之言

養心莫善於寡欲不欲則不惑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

向便是欲釋有所向便不合天理人情

人惡多事或人憫一作欲簡之世事雖多盡是人事人事不教人做更責誰何釋人事是學問

要息思慮便是不思慮釋只看如何思慮若安而能慮亦自妙也

人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肯一日安於所不安也何止一日須臾不能如曾子易簀須要如此乃安人不能若此者只爲不見實理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凡實理得之於心自别若耳聞口道者心實不見

若見得必不肯安於所不安人之一身儘有所不肯爲及至他事又不然若士者雖殺一作殺之使爲穿窬必不爲其他事未必然至如執卷者莫不知說禮義又如王公大人皆能言軒冕外物及其臨利害則不知就義理却就富貴如此者只是說得不實見及其蹈水火則人皆避之是實見得須是有見不善如探湯之心則自然别昔曾經傷於虎者他人語虎則雖三尺童子皆知虎之可畏終不似曾經傷者神色懾懼至誠畏之是實見

得也得之於心是謂有德不待勉強然學者則須勉強

古人有捐軀隕命者若不實見得則烏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一作義重於生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釋天下事果能實見則何畏水與火古與今

學者患心慮紛亂不能寧靜此則天下公病學者只要立箇心此上頭儘有商量釋不知你心慮紛擾甚事

語高則言遠言約則義微大率六經之言涵蓄無有精粗欲言精微多則愈粗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

段事洒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釋由下學即上達若謂既返之氣復將爲方伸之氣必資於此則殊與天地之化不相似天地之化自然生生不窮更何復資於既斃之形已返之氣以爲造化近取諸身其開闔往來見之鼻息然不必須一本無此四字有豈字假吸復入以爲呼氣則自然生人氣之生生一作人之無於真元天之氣亦自然生生不窮至如海水因陽盛而涸及陰盛而生亦不是將一作必是已涸之氣却生水自然能生往來屈伸只是理

也盛則必有衰晝則必有夜往則便有來天地中如洪鑪何物不銷鑠了釋此亦可解輪廻之說

天子七廟亦恐只是一日行禮考之古則戊辰同祀文武考之今則宗廟之祀亦是一日釋詩有祭文王詩祭成王詩恐因事舉也

歷象之法大抵主於日日一事正則其他皆推洛下閎作歷言數百年後當差一日其差理必然何承天以差遂立歲差法其法以所差分數攤在所歷之年着一歲差著幾分其差後亦不定獨邵堯夫立法冠絕古今却

於日月交感之際以陰陽虧盈求之遂不差大抵陰常虧陽常盈故只於這（一作張）裏差了歷上若是通理所通爲多堯夫之學大抵似揚雄然亦不盡如之常窮味有二萬八千六百此非人所合和是自然也色二萬八千六百又非人所染畫得亦是自然也獨聲之數只得一半數不行盡聲只是於日出地上數得到日入地下遂數不行此皆有理譬之有形斯有影不可謂却收以爲來日之影（按皇極經世色味皆一萬七千二百十四疑此記者之悞）釋堯夫歷活

修養之所以引年國祚之所以祈天永命常人之至於聖賢皆工夫到這裏則有此應（釋學可變氣質）

顏孟之於聖人其知之深淺同只是顏子尤温淳淵懿於道得之更淵（一作深）粹近聖人氣象（釋亦資之美）

率氣者在志養志者在直內（釋內直則充塞天地）

老子言甚雜如陰符經却不雜然皆窺測天道之未盡者也（釋老子小其天而學）

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洒掃應對至精義入神通貫只

一理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者如何釋下學便是上達
切要之道無如敬以直内釋能此則心有主可以方外
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但窮得自知死生之說不須
將死生便作一箇道理求釋凡論道晝夜之道寳鬼神無疑亦然
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只是仁之理不可將公便喚
做仁一本有將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只爲公則物我兼照
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也
釋公而以人體之便有生意矣

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釋志可帥三軍）釋氏之說若欲窮其說而去取之則其說未能窮固已化而爲佛矣只於迹上考之其設敎如是則其心果如何固難爲取其迹有是心則有是迹王通言心迹之判便是胡說不若且於迹上斷定不與聖人合其言有合處則吾道固已有有不合者固所不取如是立定却省易（一作力　釋見中正後別偏邪甚易）

儒者其卒必多（一作）入異敎其志非願也其勢自然如此

葢智窮力屈欲休又知得未安穩休不得故見人有一道理其勢須從之譬之行大道坦然無阻則更不由徑只為前面逢著山逢著水行不得有窒礙則見一邪徑欣然從之儒者之所以必有窒礙者何也只為不致知知至至之則自無事可奪令夫有人處於異鄉元無安處則言某處安某處不安須就安處若有家人言他人為安已必不肯就彼故儒者而卒歸異敎者只為於已道實無所得雖曰聞道終不曾實有之_{釋中無主百感皆至}

有謂因苦學而至失心者學本是治心豈有反爲心害其氣本不盛然而能不病無倦怠者只是一箇慎生不恣意其於外事思慮悠悠釋治心而失心者未治心

夢說之事是傅說之感高宗高宗感傅說只思得聖賢之人方始應其感若傅說非聖賢自不相感如今卜筮蓍在手事在未來吉凶在書策其卒三者必合矣使書策之言不合於理則自不驗釋雖則傅說亦未嘗忘天下

醫者不詣理則處方論藥不盡其性只知逐物所知不

治合和之後其性又如何假如訶子黄白礬白合之而成黑黑見則黄白皆亡又如一二合而爲三三見則一二亡離而爲一二則三亡既成三又求一與二既成黑又求黄與白則是不知物性一作理古之人窮盡物理則食其味嗅其臭辯其色知其某物合某則成何性天有五氣故凡生物莫不具有五性居其一而有其四至如草木也其黄者得土之性多其白者得金之性多釋此便見

五臟生

尅之意

宗子法廢後世譜牒尚有遺風譜牒又廢人家不知來處無百年之家骨肉無統雖至親恩亦薄釋宗法存亡係國家之盛衰

五祀恐非先王之典皆後世巫祝之一作誣祀無之字誣又作淫言報則遺其重者井人所重行宁廊也其功幾何釋五祀之設但主有家而言故屬大夫

雖庶人必祭及高祖比至天子諸侯止有疏數耳釋禮注適士一廟止祭父是亡祖也故予嘗謂一廟祭五世

凡物之散其氣遂盡况既無復歸本原之理天地間如洪鑪雖生物銷鑠亦盡况既散之氣豈有復在天地造化又焉用此既散之氣其造化者自是生氣至如海水潮日出則水涸是潮退也其涸者已無也月出則潮水生也非却是將已涸之水爲潮此是氣之終始開闔便是易一闔一闢謂之變釋只生生之謂易其明仁

春秋傳爲案經爲斷釋左氏傳也

治道亦有從本而言亦有從事而言從本而言惟從格

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若從事而言不救則已若須救之必須變大變則大益小變則小益釋縱從事亦不能外乎本

學者好語高正如貧人說金說黃色說堅軟道他不是又不可只是好笑不曾見富人說金如此釋有金者多不言

仲尼於論語中未嘗說神字只於易中不得已言數處而已釋論語易之用具行處也

律歷之法今亦粗存但人用之小耳律之遺則如三命

是也其法只用五行支幹納音之類歷之遺則是星筭人生數（一作處）然有此理苟無此却推不行（釋歷之學近在指掌）近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來之義只於鼻息之間見之屈伸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既屈之氣復爲方伸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如復言七日來復其間元不斷續陽已復生物極必返其理須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終（釋損益盈虛皆自然之理不得已而然也）

說書必非古意轉使人薄學者須是潛心積慮優游涵

養使之自得今一說盡只是教得薄至如漢時說下帷講誦猶未說書釋說意優於說書

學者先務固在心志有謂欲屏去聞見知思則是絶聖棄智有欲屏去思慮患其紛亂則是須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物畢照是鑑之常難爲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亦難爲使之不思慮若欲免此一本無此四字唯是心一作在心有主如何爲主敬而已矣有主則虛虛謂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今夫瓶甖有水實內

則雖江海之浸無所能入安得不虛無水於內則停注之水不可勝注安得不實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事爲之主也事爲之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一則無二三矣（一作不一則二三矣）言敬無如聖人之言（一本無聖人之言四字）易所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須是直內乃是主一之義至於不敢慢尚不愧於屋漏皆是敬之事也但存此

涵養久之自然天理明釋敬有甚様子只是主一主一甚活動不泥也

閑邪存誠閑邪則誠自存如人有室垣墻不脩不能防寇寇從東來逐之則復有自西入逐得一人一人復至不如脩其垣墻則自不至故欲閑邪也釋如疾瀰便是補也

學禪者嘗謂天下之忙者無如市井之人答以市井之人雖日營利然猶有休息之時至忙者無如禪客何以言之禪之行住坐卧無不在道存無不在道之心此便是常忙釋此數珠念也不如主一法

嚴威儼恪非敬之道但致敬須自此入釋外不肅則心放

墨子之書未至有兼愛之意及孟子之時其流浸遠乃至若是之差楊子爲我亦是義墨子兼愛則是仁雖差之毫釐繆以千里直至無父無君如此之甚釋兼愛爲我初亦不甚差後至無父無君況初差者乎

與叔季明以思知聞見爲患某甚喜此論邂逅却正語及至要處世之學者大敝正在此若他折難堅叩方能終其說直須要明辯釋有辯難方是學問

右入關語録伊川語

趙景平問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所謂利者何利曰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聖人以義爲利義安處便爲利如釋氏之學皆本於利

右巳巳冬所聞伊川語

說易第十伊川語不知何人録

先生嘗說某於易傳今却巳自成書但逐旋修改期以

七十其書可傳韓退之稱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然其於易傳後所改者無已不知如何故且更期之以十年之功看如何春秋之書待劉絢文字到却用功亦不多也今人解詩無意思此却待出些文字中庸書却已成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今百工技藝作爲器用吾得而用之甲胄之士被堅執鋭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却如此閑過了日月即是天地間一蠹也功澤又不及民別事又做不得

惟有補輯聖人遺書庶幾有補爾陳長方見尹子於姑蘇問中庸解尹子云先生自以爲不滿意焚之矣釋此伊川道不行之嘆

致知在格物格物之理不若察之於身尤切釋此方是壹是皆以修身爲本之意

常見伯淳所在臨政便上下響應到了人衆後便成風成風則有所鼓動天地間只是一箇風以動之也釋明則動

傳經爲難如聖人之後纔百年傳之已差聖人之學若非子思孟子則幾乎息矣道何嘗息只是人不由之道

非亡也幽厲不由也

人或勸先生以加禮近貴先生曰何不見責以盡禮而責之以加禮禮盡則已豈有加也釋盡禮便是孔子

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語雖有淺近處即却無包含不盡處如樊遲於聖門最是學之淺者及其問仁曰愛人問知曰知人且看此語有甚包含不盡處他人之語語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惟聖人之言則遠近皆盡釋聖人言如化工

今之爲學者如登山麓方其迤邐莫不闊步及到峻處便逡巡一本無便止二字云或以峻而遂止或以難而稍緩苟能遇難而益堅聞過則改何遠弗至也

先代帝王陵寢不多有閑田推其後每處只消與田十頃與一閑官世守之至如唐狄仁傑顏杲卿之後朝廷與官一人死則却絕不若亦如此處之亦與田五七頃

後世骨肉之間多至仇怨忿爭其實爲爭財使之均布立之宗法官爲法則無所爭釋此興滅繼絕之意

後世人理全廢小失則入於夷狄大失則入於禽獸人理

一作禮

大凡禮必須有意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釋禮後乎

人或以禮官爲閑官某謂禮官之責最大朝廷一有違禮皆禮官任其責豈得爲閑官釋禮官得人庶官可省責

陳平雖不知道亦知學如對文帝以宰相之職非知學安能如此釋平有遠識

曹叅去齊以獄市爲託後之爲政者留意於獄者則有

之矣未聞有治市者釋市平則獄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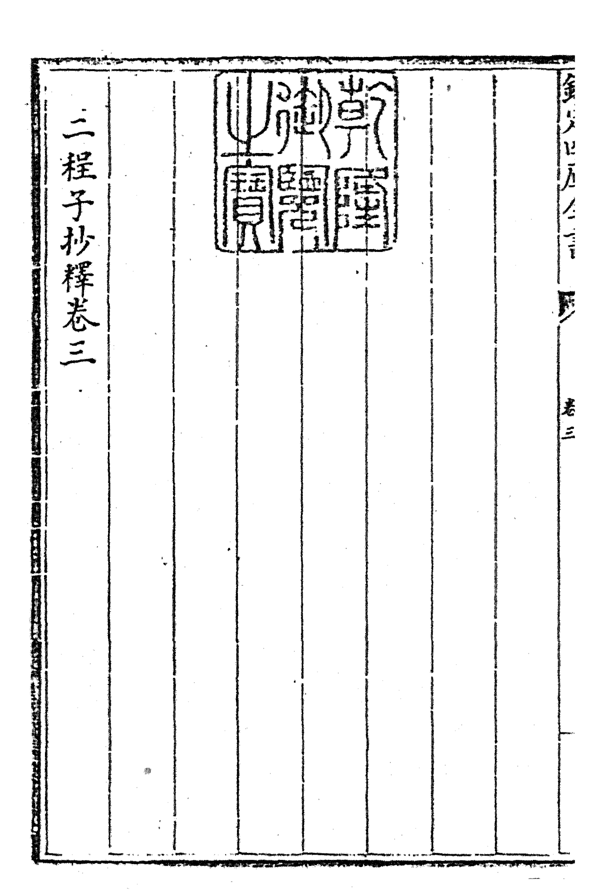
學者所貴聞道執經而問但廣聞見而已然求學者不必在同人中非同人又却無學者釋同處爲力易見效

或問如何學可謂之有得曰大凡學問聞之知之皆不爲得得者須默識心通學者欲有所得須是篤志誠意燭理上知則穎悟自别其次須以義理涵養而得之釋誠便明

古者家有塾黨有庠故人未有不入學者三老坐於里

門出入察其長幼揖讓之序如今所傳之詩人人諷誦莫非止於禮義之言今人雖白首未嘗知有詩至於里俗之言盡不可聞皆繫其習也以古所習安得不善以今所習安得不惡釋師道甚重

唐太宗後人只知是英主元不曾有人識其惡至如殺兄取位若以功業言不過只做得箇功臣豈可奪元良之位至如肅宗即位靈武分明是簒也釋此桓文功高



二程子抄釋卷三